

春
秋
左
傳
詁

春秋左傳詁卷十

陽湖洪亮吉學

傳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宋人之弑昭公也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

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棗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詩服虔云北林鄭南

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陵鄉在新鄭北故

曰北林也水經注按道元主杜說以京服說為疏囚晉解

揚晉人乃還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

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

競於楚詩毛傳競強也此杜本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釋文受命于楚本或作命于楚今按杜注

不當有受字似可刪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

百人

諸本百下人字釋文所無

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詒服虔云輅

迎也

見僖十五年杜取此

膏盲狂狡近于古道箴膏盲狂狡臨敵

拘于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于讖

詩疏

倒戟而出之

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

之謂禮詒

大戴禮論四代之政刑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

昭有慈惠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

甲冑之戒

當作戎

昭果毅以聽惠棟云據此則戎爲句昭

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益之耳杜注殊不的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

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詒

呂覽作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高誘注今

日之事御事也校正作制蓋因秦始皇名正而改也與
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節釋文憾本
又作感今定作感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
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宋人以兵車百乘

文馬百駟節

賈逵云文狸文也王肅云畫馬也

史記說文

馭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馮从馬从文文亦聲春
秋傳曰馮馬百駟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

王與杜並取此

周書王會曰大戎文馬按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
文采者蓋取賈義今攷叔重既言馮馬赤鬣縞身目若
黃金又云畫馬也則意亦言馬之文采似畫耳漢書王
莽傳注晉灼曰許慎說文馮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西

戎獻之晉所引與今本說文異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鬪服虔載三說皆以子馬然爲叔牂之言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言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于鄭者是出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卽來奔耳鄭眾曰叔牂卽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卽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汝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卽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

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卽來奔本疏按以叔牂爲羊斟始于鄭眾而杜用之又無別據第云羊斟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今攷羊當是氏無緣作字與氏相配又羊斟旣明言今日之事我爲政則不得更以子之馬然而面誣華元鄭眾之說非也斟前旣有言則元亦不必反爲飾辭杜說亦非賈以叔牂爲宋守門大夫其義最確服虔稱或一說亦云叔牂宋人與賈注合也又旣合而來奔句正義欲申杜乃不引爾雅釋詁文合對也而云合是聚合言語亦可謂進退失據又按淮南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是斟又

訓斟酌之斟其御羊斟不與謂御不與食羊羹也高誘

注亦不以羊斟爲人姓名得之宋城華元爲植巡功

鄭司農云植爲部曲將吏

本疏及周禮疏杜本此

城者謳曰睥其

目說文睥大目也从目旱聲字林同睥其腹棄甲而復

于思于思

韻賈逵云白頭貌

本疏服虔同

詩

惠士奇曰按毛

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

作鮮

之間聲近斯正義云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

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

賊多髭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證按此則于爲須斯

爲白于斯爲白須也今按杜注以于斯爲多鬚貌恐非

當以賈義爲長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

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音廣雅奈那也按那猶言奈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音

賈逵云雕畫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音高誘呂覽注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辟丸以爲樂也宰夫胹熊蹯不孰諸本孰作孰從宋本改正音說文胹爛也方言

廣雅胹熟也正義引字書曰過孰曰胹按杜無注故采眾說補之服虔云蹯熊掌其肉難熟史記集解說文獸足謂

之番从采田象其掌殺之寘諸畚說文畚蒲器可以

盛糧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一本問作其首

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說文雷屋水漏也

釋文雷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雷下之處也按溜

與雷同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

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

又曰袞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

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賈逵云驟疾也公患眾經音義引國語注

之使鉏麇賊之呂覽作沮麇古今人表作鉏麇說苑作鉏麇鉏麇鉏麇之彌按鉏之彌急讀卽作鉏麇賈

達云鉏麇晉力士

史記集解杜取此

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

尙早坐而假寐

詩

鄭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

杜本

麇

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論

高誘呂覽注大夫稱

主因曰民之主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

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論

呂覽觸庭槐而死外傳曰觸庭

之槐而死韋昭注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

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按惠氏云麇退

而觸靈公之庭槐明歸死于君其說得之杜注以爲趙

盾庭樹非也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

提彌明知之

公羊傳作祁彌明史記作示昧明古今人表與公羊同

趨登曰臣侍君

宴過三爵非禮也遂跪以下

論

服虔本扶作跪注云趙盾

徒跣而下走

本疏釋文同

按禮見君解襪哀二十五年褚師

聲子襪而登席衛侯怒此其證也公嗾夫葵焉

說文

嗾使犬聲春秋傳曰公嗾夫葵葵犬知人心可使者釋

文嗾服本作啜尙書傳葵犬犬也尔疋狗四尺爲葵服

虔云嗾啜也夫語辭葵犬名公乃嗾夫葵使之噬盾也

本疏按服讀嗾爲啜非改字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

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宜子田于首山

地理

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

杜本

馬融曰在蒲坂華山

之北河曲之中

劉昭補注

鄭道元云昔趙盾田首山食祁彌

明醫桑之下卽此

水經注

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

韻

服虔云宦

宦學士也

史記集解

又禮疏引服注云宦學也

杜取此

未知母

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

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

對曰翳桑之饑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服虔云不望

報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

虞翻曰園名也

同上

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示於朝○

石經及宋本視皆作示惠棟曰毛詩鹿

鳴曰視民不怵鄭箋曰視古示字士昏禮曰視諸衿鞶

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郭忠恕曰鄭君此

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郭氏不識古文其說非也今按

鄭康成曲禮幼子常視無誑注曰視今之示字漢書趙

充國傳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又云漢書
多以視爲示古通用字且說文列作部首則非俗字可
知郭說固非惠氏之說亦祇見其一也宣子曰不然對
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王肅曰此邶風雄雉之詩惠棟云

今詩感作阻惟小明作感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

家之詩據以爲衛詩

三家惟齊詩亡于魏代自餘杜氏猶及見之

孔子曰董

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
惡服虔云聞義則服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

史記集解

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說文居髀也从尸下丌居口

居或從肉或從骨殿聲今作髀蓋又髀之省文也壬申

朝于武宮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詔服虔云麗姬

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疏本

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諸本適下有子

適昭十八年正義引作宦卿之適以爲公族詩魏風正義

引傳同是古文無子字宋本亦無今削去又一切經音義

引左傳作嫡釋文適本又作嫡鄭康成禮記注宦仕也

當屬元應所據本適嫡古字同而爲之田以爲公族詔服虔云公族大夫史記又

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

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

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詔服虔云旄車

戎車之倅詩鄭箋及疏引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

夫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晉侯伐鄭及郟音校補刻石經及涪化本郟作延顧

氏以石經爲非今攷郟卽鄭廩延地隱元年傳卽作延

顧說非也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

至于洛音地理志宏農郡上洛禹貢洛水出冢嶺山南北

至鞏入河杜本此 觀兵于周疆音服虔云陸渾戎在洛西

南觀兵陳兵示周也史記集解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音賈

達云王孫滿周大夫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服虔云以郊勞禮迎

之也同上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

夏之方有德也音吾友孫兵備星衍曰夏之方有德謂啟

之世杜注云禹非也啟鑄鼎事見墨子明鬼篇云九鼎

既成遷于三國是此鼎無疑後人誤傳爲禹鑄今山海經海內大荒等篇卽後人錄夏鼎之文也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詒服虔云使九州之牧貢

同上杜取此

鑄鼎象物詒賈

逵云象所圖物鑄之于鼎

同上杜取此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

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

劉逵引傳作使入山澤林藪

禁禦不若詒惠

棟云張衡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魑魍魎莫

能逢旃尔疋釋詁云若善也郭璞注左傳云禁禦不若

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氏曰逢遇

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

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譌今從張衡郭璞本訂正螭

魑罔兩詒說文作螭魑罔兩鄭康成周禮注作螭魑魍魎

云百物之神曰魍魎俗文山澤怪謂之螭魍木石怪謂

之魍魎莫能逢之

張衡東京賦作逢魍魎
毛萇詩傳曰旃之也

用能協于上下

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說文賈逵云載辭

也祀年也商曰祀

史記集解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祐明德有所底止說文

爾雅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郊鄆說文鄆河南縣直城

門官陌地也春秋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鄆京相璠曰郊

山名鄆地邑也

水經注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

卽晉故也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

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

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賈逵云姑南

燕姓史記集解夢天使與已蘭賈逵云蘭香草也

杜取曰余爲伯儵說文作百儵云黃帝之後姑姓按

儵卽鰈但移偏傍居上耳惠氏譏釋文誤字非也余而

祖也賈逵云伯儵南燕祖以是爲而子王肅

云以是蘭也爲汝子之名同上杜以蘭有國香人服媚

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

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

鄭子之如服虔云鄭子文公之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

親族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詩疏杜曰陳媯

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
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
及葉而死地理志南陽郡葉楚葉公邑也又娶于

杜本此

蘇生子瑕史記瑕作漑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

傳作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泄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
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
聞姬姑偶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石光庭曰石癸所言
是論信字之義字當从人从吉後代改之从女安得吉
人之語乎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啟之
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廣雅亢極也
此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

杜本

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節韋昭國語注芟草曰刈又云刈鎌也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楚人獻鼃于鄭靈公節說文鼃大鼃也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節服虔云第二指史記

集解杜

取此 俗所謂噉鹽指也

本

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

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說已見前文公十六年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

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

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

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初楚司馬

子良生于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

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

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

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爲令尹于越爲司馬薦賈爲

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
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音鄭元禮記注圍所以禁守繫
者若今別獄也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
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音滋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
敖氏戰于臯澣伯棼射王汰音輶音說文秦滑也从升从水
大聲臣鉉等曰本音他達切今左傳作汰舟非是說文
又有点字云古文秦說文大字解云天大地大人亦大
故大象人形據此則汰从水大聲爲古秦字之省文音
義亦通徐說似非別本又作汰誤及鼓附著于丁寧又
射汰輶以貫笠音轂音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
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

笠載

本疏

按著當从竹師懼退王使巡師曰

詩廣雅

也按巡師卽徇師也字詁云徇今巡字

不正釋文

吾先君文

王克息獲三矢焉伯葵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

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詩釋文邲本又作鄖說文鄖漢南

之國漢中有鄖關地理志江夏郡雲杜應邵曰左傳若

敖娶於邲今邲亭是也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

邲詩毛傳畜養也

杜本此

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詩王

逸天問章句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于丘陵

以淫而生子文邲夫人使弃諸夢中

班固序傳作晉中周禮荊州其澤藪

日雲

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

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詩說文云楚人

謂虎爲烏虺今按虺字係徐鉉新附惠氏補注以爲說
文誤也又惠氏引唐石經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
疑今本脫一爲字不知此亦朱梁補刻石經非唐石經
也又按王逸章句楚人謂乳爲鬪穀今攷鬪乃伯比之
姓章句鬪字恐後人妄增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
文其孫箴尹克黃高誘呂覽注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
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改名曰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

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

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地理志懷平臯皆河內

郡屬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平臯當齊桓時衛人伐

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名曰邢。丘杜木晉侯欲伐之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惠棟云劉光伯據梅

賸泰誓商罪貫盈以爲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

得爲習其說是也而所引之書非也。按韓非子曰有與

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或曰子姑

待之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此說與劉合可
 以規杜過矣將可殪也爾雅殪死也說文同周書曰
 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楚人伐
 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
 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弗過之矣
 間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
 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劉賈許

穎皆以經諸及字為義本疏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鄭

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
 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

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史記晉世家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曰斥謂斥堠之人也按宣八年左傳晉伐秦獲謀殺諸絳市謀卽此斥也晉成

公六年爲魯宣八年故知然也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釋非禮也 楚爲眾舒叛故伐舒

蓼滅之楚子彊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地理志會稽郡吳故國山陰越王句踐本國杜本晉胥克有蠱疾卻缺

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弗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爾雅懷

思也

杜本此

城平陽書時也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

而還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說

鄭元周禮注徵召也

杜本此

夏孟獻

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秋取根牟言易也

滕

昭公卒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鄭元禮記注引作孔甯又儀高誘引作義

通于夏姬皆

衷其相服

說

文衷裏褻衣春秋傳曰皆衷其相服相曰

日所常衣字林同又曰婦人近身內衣也

杜本此

以戲於

朝泄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

說

詩毛傳宣示也

杜本此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

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註高誘呂覽

注辟邪也

杜本此

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楚子爲厲

之役故伐鄭

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莠國人皆

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

卒崔杵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

曰崔氏非其罪也註正義何休膏盲以爲公羊譏世卿而

難左氏蘇氏釋曰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傳則知非世卿

云云惠棟校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

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于崔遂爲崔氏濟南東朝

陽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

八世孫天生杼爲齊正卿云云僖廿八年傳有齊崔天

蘇寬謂崔子祖父名不見經傳非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凡諸侯之大夫違節書孔傳違奔亡也

杜本此

告於諸侯曰

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

然則否 公如齊奔喪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

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

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

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劉

康公來報聘 師伐邾取繹 季文子初聘于齊 冬子

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

鄭逐楚師于潁北

註

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乾山潁水

所出東至下蔡入淮

杜本此

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

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

靈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鄆按說文鄆

鄭地今考隱元年至于廩延杜注鄭邑陳留酸棗縣北

有延津此注復云楚地至後二年楚子師次于鄆注又

云鄭北地前後不同如此自當以說文爲定也令尹蔣

艾獵城沂註

服虔云艾獵蔣賈之子孫叔敖也

杜取此

按世

本蔣艾獵爲叔敖之兄今云艾獵卽叔敖未知何據襄

十五年傳薦子馮爲大司馬世本云子馮艾獵之子而

杜亦云叔敖從子也明艾獵非卽叔敖杜注一依世本

一又取服注可云前後失據使封人慮事節舊注封人

司徒之屬官周禮疏以授司徒量功命曰分財用平板榦

節爾雅板榦植也舍人云榦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杜本

此稱畚築節章昭國語注畚土籠也杜畧程土物議遠

邇略基址節廣雅畧行也杜本具餼糧節鄭元周禮注餼

乾食杜本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節廣雅係經

也素係同鄭元儀禮注刑法定爲素晉卻成子求成于

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欖函眾狄服也

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

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
猶勤况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
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說文轅

車裂人也春秋傳曰轅諸栗門

杜本

因縣陳陳侯在晉

申叔時說賈逵云楚大夫

史記集解

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
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

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抑人亦有言曰

說鄭元禮記注抑辭也

杜本

牽牛以蹊人

之田說史記陳世家楚世家蹊並作徑說文蹊待也蹊或

作蹊杜注蹊徑也蓋本史記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

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詁說

文儕等輩也春秋傳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

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詁服虔云言

取封夏徵舒之州周禮疏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同上

按史記蘇秦列傳說楚威王曰東有夏州海陽當卽此

裴駟集解引車允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

夏州晉書劉毅傳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故書曰楚

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

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

大宮

詁賈逵云臨哭也

御覽杜取此

且巷出車吉**詁**賈逵云陳

于街巷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

同

按下言師退鄭人修

城則復欲戰之說賈說良是杜注恐非國人大臨守陴

者皆哭

詁賈逵云陴城也

同

釋名城上垣曰陴城此

杜本

按

俾倪埤規字並同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

克之入自皇門

詁賈逵云皇門鄭城門

史記集解

至于達路**詁**

爾雅九達謂之達說文作馗云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

馗逵或作馗

本疏杜本此

鄭伯肉袒牽羊

史記牽羊作擊

詁賈逵云

服爲臣隸也

同上杜取此

以逆曰孤不天

詁賈逵云不爲天

所祐

同上杜取此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

諸侯詩鄭箋翦割截也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

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詩毛傳泯滅也杜本使

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

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厓入盟賈逵云楚大夫師叔子也史記集解子良出質

賈逵云鄭大夫上同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

先穀佐之服虔云食采於羸本地理志河東郡有羸縣

即周厲王所奔地韋昭國語注羸晉地也按傳文稱羸

子而注稱羸季劉伯莊以此規杜實亦不然晉語稱士

魴爲凝恭子亦稱凝季卽其明證矣士會將上軍卻克
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大鞏
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註世本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厥

子厥

本

服虔云韓厥萬元孫韋昭國語注同

杜取

校史

記韓世家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據史記所
言武子蓋韓萬也後三世有韓厥與此傳正義所引世
本世次相同則厥爲萬曾孫不得云元孫也時兒子飴
孫方輯世本檢出小司馬所引世本一條云萬生賦伯
賦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云惟此所引與世
族譜世次同則知史記及孔疏所引世本皆脫一代當

以服氏所據之本爲是知必當有賅伯定伯兩世者僖十五年韓簡視師下杜注云簡晉大夫韓萬之孫韋昭國語注亦同韋杜皆當用服氏服注雖無可攷然亦必據世本可知蘇子由古史攷又以子輿爲簡之曾孫則

大誤矣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

勦民焉用之**說文**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杜本楚

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覺而動**說文**服虔云

釁間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

討鄭諸本君誤作軍以唐石經及宋本改正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舍之文選注引作赦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

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說文**讟痛

怨也春秋傳曰民無怨讟方言廣雅讟痛也按今本

君無怨讟昭元年傳又作民無謗讟杜注此云謗也昭

元年注又云誹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詒爾雅尸陳也

杜本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詒司馬法兵車

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高誘呂覽注及三倉

步曰卒車曰乘杜本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

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詒爾雅茅明也杜本中權

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

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

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詁周

書武稱解并小奪亂口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善經也

廣雅昧冥也蒼頡篇小爾雅並同子姑整軍詁詩毛傳

姑且也

杜本此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

詁

按詩正義酌左傳作洵古

今字耳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詁爾雅鑠美也鄭

元禮記注耆至也

杜本此

武曰無競惟烈詁爾雅烈業也

杜本此

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穉子曰不可晉所以霸

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
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

子曰此師始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師服虔云

坎爲水坤爲眾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

子帥眾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坤爲地

居地而俯視于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本疏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眾散爲弱凶雍爲澤師說

文凶害也春秋傳曰川雝爲澤凶按今本作壅非今據

釋文改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岳本有律句故曰律句否臧且律

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

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殺子尸之師爾雅尸

主也服虔云主此禍也杜取此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

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

也佐之于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

敗而輿尸

本疏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

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

文選注引作罪孰大焉

子爲元帥師不用命

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

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

于郟沈尹將中軍註按呂覽當染篇曰荆莊王染于孫叔

敖沈尹烝高誘注二大夫說苑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

尹而讓孫叔敖按此則沈尹孫叔敖爲二人不得如杜

說又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按郡國志汝南郡固始侯

國故寢也

杜同此

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變人伍參欲戰

古今人表伍作五

令尹孫叔

敖勿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
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
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

詩廣雅愎狠也

杜本此

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

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詩郡國志河南郡中牟

有管城

杜同此

晉師在敖郟之間

詩小雅搏獸于敖按

今敖山在滎澤縣西北圖經滎陽有碣磳晉書劉裕留
問彌守碣磳卽此按碣磳卽敖郟也釋文郟山名郡國
志又云滎陽有敖亭劉昭注晉師在敖郟之間秦立爲

敖倉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

承詩毛傳承繼也

杜本

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

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訓之

馬融論語注討治也

杜本

于民生之不易

詩鄭箋于曰也

杜本

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倣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

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服虔云言其縷

破藍藍然

本

方言引作縹縷說文縹謂之縹縷縹無緣

也以啟山林

方言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

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

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節

服虔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

有一卒爲承也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旣有一

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

周禮

按杜注據

司馬法與周制不合當从服說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釋文一本
夜作次

以待不虞不

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

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

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

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各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

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

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
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
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
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
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
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
靡旌摩壘而還廣雅摩近也淮南王書物類之相摩近
而異門戶者杜本此按鄭康成云摩猶迫也義亦同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服虔云凡兵車之法射者在
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鄭元儀禮注蒲鼓牡蒲莖也按

此則蒲莖之可爲矢者下傳云董澤之蒲是也杜注敢

矢之善者蓋望文生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⑤正義兩飾也掉正也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爲

然也惠棟曰鄭康成周禮環人注引作柄馬釋文引徐

仙民云或作柄按此則兩本柄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

省故作兩邵寶以爲掉兩馬之鞅非也攝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鄭元周禮注引此傳

復下有之字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

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服虔云龜背之隆

高當心者杜取此廣雅麗著也杜本此晉鮑癸當其後使攝

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

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

族未得

俞世本錡犇孫

疏本服虔以爲犇子

同上杜取此

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

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

不給於鮮

俞孔安國書傳鳥獸新殺曰鮮

杜本

敢獻于從

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

挑戰

俞說文挑撓也一曰操爭也廣雅詭撓也史記集解

引辭瓚曰挑戰摘撓敵求戰也挑撓撓字並通弗許

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感往矣弗備

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

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

師賈遠國語注乘陵也按杜注似非喪師無日矣不如

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
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
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
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
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
由基爲右淮南王書作養由其高誘注曰由其楚王之臣
養姓班固東都賦作游基李善注游與由同
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
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
使軫車逆之師服虔曰軫車屯守之車潘黨望其塵師孫

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芻也說文在手曰芻从勺米徐鉉等曰今俗作掬非是

今據改正

杜本此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地里志南

陽郡春陵上唐鄉故唐國

杜本此

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

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漢書

服虔注藉借也

杜取此

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鄭元周禮注引傳
率作帥游作旂

註惠棟云游闕游車闕車也外傳曰戎

車待游車之褻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從唐侯以爲左

拒以從上軍駒伯曰**註**惠棟曰郤錡字駒伯克之子也大

夫門子得從父于軍鄢陵之戰范匄從文子于軍此其

證今按此亦不必遠引卽此傳知罃知莊子之子從其

父在軍爲楚所獲又逢大夫與其二子乘皆是顯證杜

氏以爲郤克疏矣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

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

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

諸本尸字並譌
作尸今從漢書

注文選注及
各宋本訂正

註小爾雅扈止也按尸扈通用此杜本君以此

始亦必以終

文選注引此
亦以此終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

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說文昇舉也春秋或以廣墜楚

人昇之黃顯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按此則賈本或作

昇與今本異傳遜謂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局拔

旆投衡而出非也詳見定四年傳又小尔疋碁教也杜本

此脫局說文服虔云局橫本有橫木投于輪間一口局車

前橫木本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

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

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

二子無顧顧曰趙俊在後說文俊也俊或作俊惠棟

俊與叟同見漢書無極山碑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

是授趙旆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

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罃世本晉大夫，逝敖生桓伯、林父及莊子首。劉昭引博物志：河東解縣有知邑。括地志：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罃按：廚當屬武子采邑。僖十六年，傳秋，侵晉，取狐廚。杜注：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則廚又別一地。可知彼注云：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亦以意定之。或不止三也。每射，抽矢，敢。罃廣雅：抽拔也。既夕禮云：御以蒲菽。鄭注云：古文敢作騶。賈公彥云：據左氏傳，蒲非直得策馬，亦爲矢。榦漢書：鼂錯傳曰：材伯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左氏傳作敢。按：敢，騶音同。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罃郡國志

河東郡聞喜有董池陂古董澤杜同可勝既乎爾校塹

既古字同詩毛傳塹取也廣疋同知季曰不以人子吾

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

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

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

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

必示子孫以無志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

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爾詩毛傳戢聚

也櫜韜也杜本我求懿德肆于時夏爾書孔傳肆遂也

爾雅夏大也杜本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功其三曰鋪時釋思詩鋪爾廣疋鋪布也詩毛傳時是也

釋陳也思辭也

此杜本

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婁豐

年詁爾雅綏安也

此杜本

說文無屢字當从毛詩作婁漢書

皆以婁爲屢毛詩亦有作屢者俗所增今據說文漢書

訂正校杜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梁履

繩云此蓋未經孔子刪定似爲得之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

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達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詁爾雅幾危也

此杜本

而

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說文鱸海大魚也春秋傳曰

取其鱸鯢或从京許慎淮南王書注曰鯨魚之王也

眾經音義廣疋納鯢也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說文按

可與何通說文誰何之何本單作可其从人者則爲僮

何之何詩何蓑何笠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此傳可

字當謂作何諸本竟改作何又誤今訂正祀于河作先

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說文服虔云入

楚師使楚師來入鄭也說文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

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

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家語爰爾雅離憂也瘼病

也爰於也

社本此

歸於怙亂者也夫

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

史託晉世家作隨會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

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

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

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按孝經有此二言當屬古

語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

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弗殺吾退蕭人殺

之王怒遂圍蕭蕭潰韻顧炎武云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

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云遂傳于蕭也按顧說

是正義殊屬曲說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韻說文纊絮也春秋傳曰皆

如挾纊或从光作統水經注引作皆同挾纊杜注纊編

也本三倉遂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

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羣經音辨正義

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賈逵有此言杜取河魚腹疾奈

何諸本作奈从曰目於智井而拯之韻字林云智井無水

也釋方言出休爲拊休與溺拊與拯古字並通杜本若

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

而出之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

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秋赤

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

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

之其先穀之謂乎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

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鄭元周禮注亢

御也杜本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

諸本構誤作構从石經改正

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世本莊叔達生得閻叔穀穀生成叔烝鉏烝鉏生頃叔

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

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

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

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

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

宋曰鄭昭宋龔

馬融尙書注昭明也

杜本此

說文龔無聞

也說苑上無聞則謂之龔佞杜注龔聞也非義訓晉使

言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
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韻

呂覽行論篇莊王方削袂吾友孔檢討廣森云削裁也

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較杜注爲長屨及於室皇韻高

誘呂覽注引此傳作經皇與莊十九年經皇同吾友桂

進士馥云及者追而及之也楚子未納屨未帶劍未乘

車急遽而走左右奉屨追及于室皇奉劍追及于寢門

御者駕車而追及于蒲胥之市此猶宋武帝往西州幸

徐羨之宅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隨已出西關矣

按室皇至蒲胥之市皆由近至遠則室皇在寢門左近

可知尔正釋言窒塞也釋詁隍虛也皇隍同是窒皇蓋
卽今之擁道上實中虛今 乾清宮陛下擁道亦然莊

十九年鬻拳自殺葬于經皇同蓋經皇之在墓上卽隧

道羨道也正義云經皇當是寢門闕言寢門近之言闕

非也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呂覽作蒲蔬
之市胥蔬古

通字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

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

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

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爾雅薦進也此杜本則無及也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

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說

賈逵云晉大夫

史記集解杜取

此世本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 古人有言曰雖

元和姓纂

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

乎諺曰高下在心

說

失名注高下猶屈伸也

御覽按左傳補注作服虔

川澤納汙山藪臧疾瑾瑜匿瑕

漢書引作匿惡

國君含垢

漢書作垢釋文

本或作垢音同 失名注含忍也垢恥也

同上杜取此

淮南王書老子

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王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說

服虔云解

揚晉大夫

史記集解

史記鄭世家曰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

字子虎誑楚令宋無降說苑載此事與史記略同按惠氏補注舍史記而反引說苑疏矣揚晉世家又作楊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服虔云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

同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

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史記作贖

服虔云賈隊也此杜本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

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

舍之以歸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
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
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
師登子反之牀圖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
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桀杜注三十
一字皆見孫子用間篇曹公孫子注曰因敵鄉人知敵
表裏虛實之情故舊而用之可使伺侯守有官職者謁
告也上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
先知爲親舊有急卽呼之則不呵止亦因以之知敵情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釋文
骸又作骨公羊傳作骸何休注云骸骨也爨公羊作炊史
記宋世家楚世家並作析骨而炊呂覽作析骨而爨之

○廣雅爨也

杜本此

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

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服虔曰與華

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莊公盟本疏而告王退

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高誘淮南王書注虞欺也廣雅同潞子嬰兒之夫人晉

景公之姊也○酆舒

古今人表水經注並作豐舒

爲政而殺之

王符引此殺作虐

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

雋才○趙岐孟子注俊美才出眾者也俊雋同不如待後

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

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服虔云黎侯之國本疏

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杜本三也虐我

莊姬註惠棟曰上云殺之此云虐者按尙書呂刑惟作五

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

十八年民自內虐其君曰弑皆以虐爲殺也四也傷其

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註爾雅怙恃也定四年無怙富同而

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

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註說

文祲字注云地反物爲祲也从示笑聲故文反正爲乏

註說文春秋傳曰反正爲乏按說文無義惟服虔云言

人反正者乏絕之道也蓋亦以意釋之盡在狄矣晉侯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國志劉昭郡國志

注引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地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

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按杜注曲梁今廣平府曲梁縣

也今攷赤狄潞子國卽在潞縣晉欲伐赤狄必不反東

走五六百里至廣平之曲梁況又隔太行一山杜注可

云全不計道里矣辛亥滅潞豐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

人殺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

午晉侯治兵于稷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稷山亭杜

此酈道元云汾水又逕稷山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晉

侯治兵于稷是也以略狄土國廣雅略取也杜本立黎

侯而還及洛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同

論衡重杜同二字張衡傳注引

左傳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

必嫁是

論衡引作必嫁是妾張衡傳注同

疾病則曰必以爲殉

論衡作必以是爲殉

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國廣雅亢遮也鄭元儀禮注抗禦也

校杜注蓋本鄭義然詳此傳文義當从廣雅訓爲是杜

回躡而顛國說文躡踰也詩毛傳顛仆也故獲之夜夢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

論衡而引作是文選注引作乃

爾用而先人之

治命

諸本脫而字今从石經本增入

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

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
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詩大雅作

哉周毛傳訓哉爲載正義曰哉與載古字通周語亦作

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

俘于周不敬

釋文一本作而傲

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

咎天奪之魄矣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冬螽生饑幸之也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
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玉篇引作禹偁善人偁與稱同爾雅偁舉也

杜本此

不善

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

釋文本兢兢又作矜

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

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說文裁字注曰天火裁

从火戈聲或从灾籀文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爲毛

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冬晉侯使

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罔書馬融注罔

升也

杜本此

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勿

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

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
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
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
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外傳作苗芬皇說苑蓬伯云蠶蚤
黃生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疑卽
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
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
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詩毛傳沮
止也此杜本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
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

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
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
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秋八月晉師還

按此年晉未嘗出師而言晉師還者惠氏補注云豈斷

道討貳之師與似有闕文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

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君子如祉爾雅遄速也祉福也亂庶遄已君子

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

齊乎高麗宋本作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

其志庶有豸乎唐石經本作豸後改作鳩按羣經音釋云

鳩解也音豸春秋傳庶有鳩乎今文作豸
註按解馬字林等皆作解豸豸解音同故杜以解訓豸

也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卻獻子爲政 冬公弟叔

盱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

稱弟皆母弟也註先儒說母弟善惡褒貶既多相錯涉又

云稱弟皆爲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名穎氏又云

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

懲過鄭段去弟惟以名通故謂之貶

本疏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

于緡以公子疆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夏

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內

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內字从唐石經增正義曰春秋諸

善魏都賦注引此作凡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周禮大司馬之職賁公彥正義引左傳作凡自內虐其君曰弑

又云自內虐其君曰殺者晉人殺其君蒲是也更確證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

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

有寵謂服虔云襄仲之子史記集解杜取此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謂服虔云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同與公謀

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

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謂服虔云援助也仲殺適

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同臧宣叔怒

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

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笄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謂

惠棟曰士喪禮曰主人髻髮袒鄭注云古文髻爲括是

括爲古文髻也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

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詁卷十終

曾孫用懃校刊